

鱷魚在哪裡

十二月底的天空迷濛而使人鬱悶，空氣似乎在降溫後被壓縮，變得很沉很重，只要風拂過眼皮，睫毛便不自覺地緊緊相依。拖著步伐，我一邊戴起耳機一邊走出校門，右轉後打算抄小路到公車站。

生活是沒有儀式感的儀式，有太多繁複而無感的瑣事。

又一陣風迎面襲來，乾脆閉著眼睛走好了，在黑暗中等待冰涼離去時我想著。

啊，被人給撞上了，左肩後側有股衝擊力道，猛然睜開眼，踉蹌了兩步，本能地回頭想看看究竟是誰，對方是個比我高挑的同校女生，天冷時還會穿制服短裙的那種，她微微抬起手好像在說什麼，我將耳機摘下。

「抱歉，還好嗎？」她沒戴口罩，臉有些凍傷而泛紅。

「沒事」我淡淡地回，便轉過頭繼續前進。我刻意走得很慢，但女孩依舊走在我身後，離馬路口還有三十公尺，小綠人奔跑的時間剩八秒，好吧，我蹲下身把鞋帶拆掉並重綁，然後等女孩走到我身前才起身。她的黑色背包別著一個亮黃色的閃電徽章，身後有一隻長長的鱷魚，是她的影子，或其實是本體。她也帶著耳機，手指在腿的兩側拍打旋律，時不時還會哼唱出兩句。綠燈了，鱷魚拖著長長的尾巴前進。

鱷魚的放學路徑和我一致，抄同一條小路，搭同一班公車，但比我早三站下車。日常儀式有了些許變化，我開始在放學的路上默默觀察她，直到某個毛毛雨的日子，狀態再次有了變動。

那天是我走在前頭，雖然雨不大，但我還是撐起傘，看著路旁屋簷下小貓發呆時，肩膀忽然被人點了兩下，我回頭，是鱷魚。

「能借躲一下嗎？」她指了指我的傘，皺眉笑。

「好啊」我將傘的高度提高了一些並換左手拿，空出傘下左側的空間

「謝謝」她的語氣帶著蹦蹦跳跳的感覺。

我再次邁開步伐，視野繼續搜索巷弄裡的小貓。

「是在躲雨吧」她突然開口，我轉過頭看她而沒做回應，她意識到什麼後便指向鐵皮屋簷下的小貓說「我是指那個」

「嗯，應該是」我實在不知道該回什麼。

之後我們從前後走的狀態變成並排走的關係，人與人間的互動似乎就是這樣，被某種永遠也說不清的法則驅使著，其中一項定理是——搭上話以後就會開始互相打招呼。我不擅長找話題，所以儘管走在一起，大多也是讓沉默縈繞於四隻腳之間，偶爾回應鱷魚所發起的閒聊。然而不知從何時起，我們開始一人一句，在每一天的路程裡藉著街景，在腦中編織出一個比一個荒謬的故事，或是擅自為這個世界添加背景設定，我暗自為這個遊戲取了名字，叫作「鱷魚

在哪裡」不需要 VR 裝置，便能徜徉在虛無飄渺裡。

「每個十字路口的正中央都有一隻神獸鎮守，平時躲在柏油路之下，如果拿拐杖的老奶奶在第二條斑馬線之處敲四下，祂就會現身喔！」鱷魚笑著說。

「哪一個第二條啊？十字路口大多有四道斑馬線，有些甚至還有交叉的第五道和第六道呢。」

「連這個都要計較喔」鱷魚嘟囔著「那就……每方位右側的那道，也就是你所處位置順向的那道數過去第二條！」

「這樣啊，等我變成老奶奶的時候，我會試著召喚神獸的。」如果我還記得的話。

「話說斑馬線的量詞是這樣用嗎？」鱷魚很認真地思考起來。

「不知道」

「那你覺得學校門口右轉那個十字路口的神獸是什麼形象？」

「鱷魚。」我毫不猶豫地開口。

我的世界開始出現無所不在的鱷魚，有時候她在福利社關東煮的湯杓裡望著我，開口說今天要吃蘿蔔；有時候從廁所外的水龍頭流出來，嘻皮笑臉地往我臉上潑水；有時候在雨後的水坑裡不小心踩到她尾巴，她便会皺眉看我，然後把餐袋塞到我手中再得意地跑走。我們一起走過熊貓路口、狐狸巷、大象街，模仿機車呼嘯而過的聲音，細數汽車排煙管噴出的蝴蝶。

以街道為基礎的世界觀，是自由而混雜的，比起鱷魚那些童話般的設計，我總在街景中發現更毀滅性的寓意。

紅綠燈裡的小綠人享有最低級的待遇，人們反覆的期待他出現，卻在下一秒頭也不回地揚長而去，獨留他在那個怎麼也跑不出的框裡，每一次倒數就是一輩子，如此永無止盡。

與鱷魚一起等待小綠人的日子裡，她變得越來越喜歡向我發問，使我開始意識到，也許她了解我的程度遠勝於我了解她的程度，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吧。

已經是初春了，風的力道卻完全沒有春天該有的溫柔與親和力，啊，擅自認為春天是溫柔的，也算是我的自以為是吧。

「你是不是常常走路不看路啊？」鱷魚的提問迫使我的眼皮分手。

「嗯，我不喜歡讓風吹在我的眼睛，感覺靈魂會被沖淡。」

望著前方的人孔蓋，我向鱷魚說「如果在長滿雜草的人孔蓋上唱歌，鱷魚歌王就會從下水道爬出來跟你合唱喔，你要不要去試試看？」

「好啊，但要找到長滿雜草的人孔蓋有點難耶。」

鱷魚眨著兩隻眼睛，細長的眼角總是令人覺得裡頭藏著什麼，雖然答案我是從沒搞懂，但我不討厭難懂的東西。

「那就一起去找吧。」我下意識說出口。

「好嘢～」鱷魚甩著餐袋往前跨了兩大步，然後回頭對我說「約好囉」
我看見她的尾巴在搖晃，但那好像是鱷魚準備咬人的前兆，畢竟她不是狗呀。

夏天的柏油路似乎要把鱷魚烤乾了，她有些暴躁，皺起眉頭、齙牙裂嘴，像是準備張嘴把太陽吃掉，小綠人開始閃爍，我原本打算加速通過，她卻一把拉住我的背包說「算了啦～搭下一班，先陪我去吃冰！」

「好喔」我轉身隨她走向小雞巷裡的綿綿冰店。

站在冰店的小黑板前，鱷魚轉著腳尖開口。

「幫我選一個」

「巧克力」她問我話的方式又進化了呢。

小小的店面門沒有座位，但門前的水泥花圃可以充當椅子。鱷魚在花圃上晃著雙腿，她又吃下一大口後把紙盒塞給我，我把最後一口吃掉，然後認命地拿著紙盒。鱷魚已經跑到一旁拿出手機拍路邊的小貓了，她把螢幕亮給我。

「你知道嗎？聽說相簿裡越多貓咪的人會越幸運喔」她又將手機收回去低頭操作，隨即我的手機便響起訊息通知。

「是喔」我點開照片按下儲存，她不是狗派嗎？那我應該比她幸運吧。

鱷魚心滿意足地伸了個懶腰，拖著長長的尾巴說要回家。

太陽還真的被她給吃掉了。

秋天的鱷魚似乎特別慵懶，連耳機裡的音樂節奏都慢下來了。某次鱷魚把我左耳耳機搶走後，我們便會在公車上共享一副耳機，一起猜著究竟是後門旁的國中生還是坐在前頭的老太太會先下車，或是預測待會是哪一個下車鈴會被按下，贏者可以點下一首歌。為了進行這場遊戲，我們總是坐在後排，今天的歌單依舊是鱷魚風格。我望著窗外，胡亂地指向天空說「那朵雲剛剛派了一個小精靈跟我說『今天的天空心情很～好～決定隨機挑選六千一百七十位看天空的人類發放幸福！只要你今晚睡前喝一杯牛奶，就可以在夢裡許願嘍！』」我自認為非常符合小精靈的聲音與口吻對鱷魚說。

「那你要許什麼願望？」鱷魚切換了一首更慢的歌。

「我睡前不能進食，所以我問小精靈可不可以轉讓機會，她說『嗯哼嗯哼，好吧我答應你，可以自己選擇轉讓對象，但對方的願望必須包含你。』然後就飛走了」

「『包含你』的定義是什麼呢？」

「那個就交給你思考了。」我把耳機裡的音量調小了一些「所以你想許什麼願望？」

「如果有實現的話再告訴你囉～」鱷魚按了下車鈴，準備起身。

我迅速踩住她的尾巴，她如我所願的回頭直視我。聽說鱷魚也會斷尾求生，但面前的這隻大概不需要那種決心，只是挑起眉，隨便地捏了捏我的臉說

「祝你今晚有個好夢」然後就溜下車了。

過了很久以後，我們還是沒找到長滿雜草的人孔蓋，鱷魚也沒跟我說她的願望是什麼。也許她的願望是「我和她永遠都找不到長滿雜草的人孔蓋」，而我們始終無法拿捏那個「永遠」，所以它終究無法被實現。

閃電徽章一如既往亮眼。我們的關係在不知不覺間又從並排走變回前後走了，鱷魚在我前面，張開手臂沿著雙黃線踏出步伐，彷彿只要縱身一躍，便能跳進雙黃線間的海溝。

而我會化作小綠人，一次又一次在原地為她倒數，直到她在巷口的廣角鏡裡對我招手。